

NEWSLETTER

跨境争议解决 刊物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第 20 期

2024 年 4 月 25 日

JT&N 金诚同达

CONTENT

目录

中国公司控制权之争系列分析——完善少数股东权益保护	01
左天羽、郭帅、李佳蓉	
伦敦海事仲裁经典胜诉案例：定期租船合同项下禁止扣租条款 （Anti-deduction Clause）效力的再辨析	05
易旻、任帅、南洋	
多合同仲裁的最新规则	08
李露	
美国《统一调解法案》概述	11
李岚、刘健仪	
《IBA 利益冲突指引》修订一览及中国实践	13
黎鑫、王雪阳	

ABSTRACT

摘要

1. 中国公司控制权之争系列分析——完善少数股东权益保护

左天羽、郭帅、李佳蓉

资本多数决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该规则一方面提升了公司的决策效率，但同时带来了如何更好的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现实问题。少数股东因占股比例低、表决权占比低等原因，时常难以有效参与公司管理和决策，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受损情况并不鲜见。

2023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新《公司法》”）相比现行有效的《公司法》（以下称“现《公司法》”），通过对已有机制的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力度，丰富了少数股东维权的方式和手段，包括完善少数股东知情权以及少数股东挑战公司决议效力的相关权利、拓宽股权回购权的行使范围、完善少数股东的提案权、增加“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

本文对新《公司法》项下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完善要点总结如下，供读者参考。

2. 伦敦海事仲裁经典胜诉案例：定期租船合同项下禁止扣租条款(Anti-deduction Clause)效力的再辨析

易旻、任帅、南洋

按时并足额收取租金是船舶出租人在定期租船合同项下的核心权利。但依据当事人在该类合同中常选择适用的英国法，承租人亦有权利依据合同条款和法律默示地位（implied law position）主张停租（off-hire）或者扣租（hire deduction）。那么停租和扣租是否属于完全相同的概念，或者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以及存在哪些区别？2023年的 Anna Dorothea 案似乎已经盖棺定论，只要有禁止扣租条款（Anti-deduction Clause），承租人似乎必须履行按时并足额支付当期租金的义务，主张扣租或停租就没有任何法律允许的余地了。否则，出租人有权向仲裁庭申请一个部分最终裁决（partial final award），判令承租人立即支付扣掉的租金，暂时搁置扣租或停租争议，交由后续的仲裁程序解决。近期我们代表承租人取得胜诉的伦敦仲裁案件似乎又动摇了这个结论。但出租人已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本案在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禁止扣租条款的效力。

3. 多合同仲裁的最新规则

李露

随着现代商事交易的发展，多个参与方的加入以及日趋复杂的交易结构，多个合同合并申请仲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大都对此有原则性规定，随着多合同仲裁数量的增加，仲裁机构开始对多合同仲裁的规则进行细化，以减少程序瑕疵，促进多合同仲裁高效进行。

ABSTRACT

摘要

4. 美国《统一调解法案》概述

李岚 刘健仪

调解是一种通过第三方促进当事方间的沟通和谈判，协助他们达成解决争端的自愿协议的过程。由于过程自愿，且相比较于更正式的法律程序或仲裁，调解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调解已成为当今美国最流行的争端解决方式之一。美国早年制定了《统一调解法案》，截止到目前已有十三个州通过了该法案，本文将从美国《统一调解法案》的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为切入点，介绍美国的调解制度框架。

5. 《IBA 利益冲突指引》修订一览及中国实践

黎鑫、王雪阳

在商业仲裁中，确保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实现公平裁决的关键。2004 年发布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简称《IBA 利益冲突指引》）为维护仲裁员的公正和独立提供了指导，被视为国际仲裁界的“软法”标准。2014 年的更新使得《IBA 利益冲突指引》成为解决仲裁中的信息披露和利益冲突问题最广泛采用的软法规范。到了 2024 年 2 月，国际律师协会又对该指引进行了修订，并发布了最新版《IBA 利益冲突指引》。这一版详细列出了可能引起对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质疑的各种情形。本文旨在介绍 2024 年版《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更新内容，并分析其在中国实践的状况，为读者提供参考。

中国公司控制权之争系列分析——完善少数股东权益保护

左天羽、郭帅、李佳蓉

前言:

资本多数决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该规则一方面提升了公司的决策效率，但同时带来了如何更好的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现实问题。少数股东因占股比例低、表决权占比低等原因，时常难以有效参与公司管理和决策，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受损情况并不鲜见。

2023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新《公司法》”）相比现行有效的《公司法》（以下称“现《公司法》”），通过对已有机制的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力度，丰富了少数股东维权的方式和手段，包括完善少数股东知情权以及少数股东挑战公司决议效力的相关权利、拓宽股权回购权的行使范围、完善少数股东的提案权、增加“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

本文对新《公司法》项下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完善要点总结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 拓宽少数股东知情权

股东对于公司信息的知情权能够帮助股东了解公司的经营和财产状况，帮助股东跟进对公司管理人员的监督，也可以为股东在提出提案、进行决策、保护自身权益等方面提供保障。对于广大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的少数股东而言，股东知情权尤为重要。

尽管现《公司法》对于有限公司股东及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均已规定了一定范围内的知情权，新《公司法》对于有限公司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均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具体如下：


（一） 拓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公司信息知情权的范围

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有权查阅会计账簿；新《公司法》进一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有权查阅会计账簿的基础上，还有权查阅会计凭证，而会计凭证是会计账簿的依据。这意味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新《公司法》下可以获得更原始的会计数据。

同时，新《公司法》增加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和复制股东名册。

（二） 拓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信息知情权的范围

新《公司法》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保护方面有了重大进步。现《公司法》仅规定股份公司股东享有查阅公司相关文件的权利，而新《公司法》则在查阅基础上，赋予股份公司股东复制公司相关文件的权利，这为股份公司股东在行使权利过程中留存相关证据提供了重要保障。



现《公司法》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无权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新《公司法》增加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和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适用相同的规定，即赋予了符合条件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权利，充分兼顾了少数股东的知情权与公司利益。

更重要的是，对于上述有权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章程只能作出低于法律的规定，而不能提高，这意味着尽管公司法在整体上赋予了公司较高的自治权，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方面，公司法不允许控股股东擅自在公司章程中提高有权查阅重要会计数据的持股比例从而影响少数股东的知情权。

（三）增加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公司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知情权：与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呼应

新《公司法》增加股东知情权的亮点还在于，增加了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公司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资料的知情权，这与新《公司法》第 189 条新增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相呼应（将在下文详述）。股东尤其是少数股东对于全资子公司经营和财产状况的知悉，能够更好地帮助股东穿透本公司、为维护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利益提起诉讼。

（四）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行使知情权不要求股东在场，简化了行使知情权的程序

《公司法解释四》第 10 条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然而，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行使知情权，并不要求股东必须在场。这一变化极大便利了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二、 完善少数股东挑战公司决议效力相关权利

在资本多数决的情况下，股东根据出资额对公司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控股股东可以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公司的意志，容易发生控股股东滥用股东地位损害少数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少数股东挑战公司决策有效性的权利至关重要。

现《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已经规定了公司决议无效、可撤销、不成立的情形。新《公司法》坚持公司决议效力的“三分法”，并对此予以了完善。

（一）公司决议无效

根据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新《公司法》对公司决议无效的情形保持了与现《公司法》相同的规定。

（二）公司决议可撤销

根据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新《公司法》在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决议可撤销情形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如果股东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只有轻微瑕疵而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则该等决议不属于可撤销决议。

同时，如果出现股东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的情况，则股东可以申请通过法院行使撤销权，期限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起 60 日内。然而，即使对于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的股东，也不允许其在无限长的时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新《公司法》进一步规定，撤销权的最长行使期限为股东决议作出起一年。

（三）公司决议不成立

新《公司法》在第二十七条对《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进行了吸收和完善，明确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的四种情形，主要包括：未召开会议即作出决议，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表决权数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或者表决权数未达到规定数额。

此外，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吸收了《民法典》第八十五条的内容，明确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三、 完善少数股东的提案权

股东的提案权对于股东参与决策公司的发展和经营非常重要，尤其是少数股东，可以通过行使提案权对公司的运营发声。

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在现《公司法》的基础上降低了提出临时提案股东最低持股比例的要求，即将原来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限制，调整为“1%”，降低了行权门槛。同时，新《公司法》进一步要求公司章程不能擅自提高法定的上述最低持股比例，以此充分保护中小股东提案权。


四、 拓宽股东股权回购权的行使范围

如果公司经营过程中少数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在各股东信任关系已无法恢复的情况下，则公司法需要帮助少数股东获得退出公司、避免损失扩大的权利。尽管现《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回购权进行了列举，但这些情形不能完全概括少数股东有权退出公司的情况。

新《公司法》对解决上述问题予以了回应，具体如下：

（一）拓宽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回购权的范围

新《公司法》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回购请求权的情形。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该新增权益对于少数股东维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行《公司法》，面对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少数股东的主要救济方式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该种方式一方面行权需要满足一定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可以获得的救济也相对间接。新增的异



议股东回购机制使得少数股东可以在受到压迫时，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拓宽了少数股东维权方法，也增强了少数股东和控股股东博弈的筹码。简言之，在控股股东压迫的情况下，少数股东可以选择“用脚投票”。

（二）拓宽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回购权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权，现《公司法》仅在第 142 条对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权规定了一种情形，即“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而新《公司法》在此基础上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权进行了扩充，还包括“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公司转让主要财产”、“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行使股权回购权的情形。

此外，相比于现《公司法》，新《公司法》在涉及到股权回购权的每一条（第 89 条、第 161 条、第 162 条）均规定了公司回购股权后应当限期将回购的股权进行转让或者注销，确保公司资本真实。

五、 增加“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现《公司法》规定，在董监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股东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股东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然而，在控股股东将公司经营的业务和人员等转移到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情况下，若公司控股股东和全资子公司的董监高侵犯全资子公司合法权益进而影响到公司的业务和价值，少数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可能面临法律上的障碍。为解决该问题，新《公司法》引入了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即在董监高或他人侵犯公司全资子公司合法权益的，股东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以股东自己的名义穿透公司、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

新《公司法》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能够帮助少数股东在控股股东将公司“架空”而将实际运营转移到全资子公司的情况下穿透公司，针对控股股东和全资子公司董监高侵犯全资子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直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结语

新《公司法》对于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强化和完善，是对司法实践既有问题的积极回应，意义深远。一方面，新《公司法》帮助少数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发出声音，使少数股东有更多机会切实地参与公司的发展和决策；另一方面，新《公司法》赋予少数股东更灵活的退出机制、更多样的维权途径，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权力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伦敦海事仲裁经典胜诉案例：定期租船合同项下 禁止扣租条款（Anti-deduction Clause）效力的再辨析

易旻、任帅、南洋

按时并足额收取租金是船舶出租人在定期租船合同项下的核心权利。但依据当事人在该类合同中常选择适用的英国法，承租人亦有权利依据合同条款和法律默示地位（implied law position）主张停租（off-hire）或者扣租（hire deduction）。那么停租和扣租是否属于完全相同的概念，或者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以及存在哪些区别？2023 年的 Anna Dorothea 案¹似乎已经盖棺定论，只要有禁止扣租条款（Anti-deduction Clause），承租人似乎必须履行按时并足额支付当期租金的义务，主张扣租或停租就没有任何法律允许的余地了。否则，出租人有权向仲裁庭申请一个部分最终裁决（partial final award），判令承租人立即支付扣掉的租金，暂时搁置扣租或停租争议，交由后续的仲裁程序解决。近期我们代表承租人取得胜诉的伦敦仲裁案件似乎又动摇了这个结论。但出租人已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本案在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禁止扣租条款的效力。

一、案件概述

船舶所有人 A 公司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 B 公司订立航次期租合同，租用该船执行一个中国装货至非洲卸货的航次。在船舶抵达非洲卸货港后，发生了货损，收货人申请扣船，并要求 A 公司提供 200 万美元的担保。在被船舶扣押时卸货已经完成，因此法院命令船舶立即驶离泊位，在锚地继续执行船舶扣押，而 B 公司当即主张停租。由于收货人不接受互保协会提供的信用担保，A 公司无奈通过互保协会联络到欧洲的银行，由该银行通过扣船地非洲银行出具银行保函，最终解除了对船舶的扣押。该过程历时整整三个月，等同于 A 公司提供了 200 万美元现金担保，同时 B 公司在船舶扣押期间主张的停租金额亦达到了 150 万美元。

A 公司依据案涉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针对 B 公司提起伦敦仲裁，仲裁程序适用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LMAA Terms）。在启动仲裁后，A 公司首先提请仲裁庭就租金支付等问题签发部分最终裁决，将最终的货损责任在合同项下的分摊交由后续的仲裁程序来解决。理由是依据合同第 41 条扣租条款（Deductions）²，B 公司根本无权扣租，只能“先付后争（pay now, argue later）”，Anna Dorothea 案和伦敦仲裁 7/19 号案³已就相同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判决和裁决；租金到期是不争的事实，仲裁庭可以就不存在争议的款项先行裁决。

而 B 公司认为：A 公司依赖的前述案例与本案的事实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仲裁庭在裁决时不应该受它们的约束，甚至它们在本案中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停租和扣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停付租金，而后者是抵扣租金；争议应适用合同第 31 条船舶扣押条款（Arrest）⁴，而不是第 41 条扣租条款，二者系并行不悖的条款。

最终，两位仲裁员接受了 B 公司提出的观点，签发部分最终裁决驳回了 A 公司要求 B 公司立即支付 150 万美元租金的请求。

二、禁止扣租条款的再辨析

（一）善意和合理的要求

依据 Kostas Melas 案⁵,扣租必须满足善意和合理的要求 (in good faith/bona fide and on reasonable grounds)。

在本案中, A 公司的观点是扣租系承租人原因引起的货损, 导致船舶被收货人扣押, 船方被要求提供巨额担保, 因此承租人的扣租行为不仅属于非善意, 并且完全不合理。而 B 公司认为, Robert Goff 法官在 Kostas Melas 案中详细论述了善意和合理的要求, 即: 为了证明扣租是善意且合理的, 承租人只需证明其与出租人之间存在一个有证据和法律支持的真实争议即可; 根据对第 31 条船舶扣押条款的解读, 并结合出租人用了整整三个月才提供担保的事实, 完全能够证明承租人有充分理由扣租。

仲裁庭的结论是本案第 41 条属于禁止扣租条款, 并且是一个一次性的条款(one-off clause)。若该条款得以适用, 否定了承租人任何形式的扣租, 那么无需再考虑任何善意和合理的要求的问题。由此可见, 只要存在可以适用的禁止扣租条款, 无论是否满足善意和合理的要求, 承租人均不得扣租。

（二）停租和扣租的差异

关于 B 公司提出的停租不等同于扣租, 其依据是合同中有五花八门的明示停租条款, 包括第 15 条, 第 31 条和第 55 条, 且适用了高度一致的措辞⁶, 此类停租根本不需要经过出租人的同意。停租的本质是停付租金, 扣租是抵扣租金。Bingham 法官在 Lutetian⁷案中提出, 如果租金到期日发生停租事项, 承租人有权拒付当期租金。停租是承租人在定期租船合同项下非常基础和重要的权利, 任何限制该项权利的条款必须清晰且明确。法律应区别对待第 41 条扣租条款和其它停租条款, 合同中存在诸多针对包括银行手续费, 岸吊费, 燃油和 OE 在内的扣减条款, 因此亦应对第 41 条扣租条款作出类似的解释。

B 公司提出观点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A 公司反驳的观点是停租应该视为扣租的一种。仲裁庭接受了 B 公司对停租和扣租的解读。仲裁庭同时提出: Nanfri 案⁸可以支持他们的结论, 在类似的停租条款里面从未出现扣租 (deduction) 的字样; Bingham 法官在 Lutetian 案中的判词清晰明了, 不存在任何可以继续争辩的空间。本案裁决结果支持了禁止扣租条款不适用于停租的观点。

（三）先例和本案的区分

即便停租不等同于扣租, 但 Anna Dorothea 案的效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A 公司提请仲裁庭考虑在该先例中 Henshaw 法官及仲裁庭的一致结论, 类似的禁止扣租条款应适用于停租, 扣租不应仅局限于冲抵 (set off) 已经支付的租金。而且, 进行合同谈判的商业双方, 不是英国律师, 可能并不会使用拒付 (withhold) 这种字眼。该论点无法辩驳, 对 B 公司而言等同于必须推翻“铁案”。

但 B 公司成功找到了“铁案”的漏洞, 说服仲裁庭否定了 Anna Dorothea 案的普遍适用性, 形成了该先例仅针对于个案的结论。在合同条款层面, 最显著的区别是该先例中的禁止

扣租条款是租金支付条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措辞极其精准严苛⁹，而本案争议条款系独自出现在附加条款（*rider clause*）中的一句话，不但内容过于简单，并且其独立的形式允许与其它条款进行充分的合并解读。所以，在考虑到出租人在扣船后三个月才提供担保的事实后，仲裁庭准许了 B 公司依据第 31 条主张停租，否定了第 41 条扣租条款在本案中的适用。

三、结论

Anna Dorothea 案是 2023 年最新的判例，该先例体现了英国法律对双方应严格执行合同条款的最大尊重。其提出的“先付后争”规则本质上是为了保证出租人的健康现金流，但是却无疑严重限制和损害了承租人的正常扣租的权利，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实质影响。从本文分析的仲裁案例不难看出，*Anna Dorothea* 案对禁止扣租条款的效力认定并非表面上看来的绝对一刀切，仍需要通过具体的条款来辨析双方在租金支付问题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意味着承租人完全有机会结合合同条款挑战其普遍适用性，无论从停租/扣租或是其它角度。但是无论如何，承租人在扣租时必须满足善意和合理的要求，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会改变。鉴于 A 公司已就本案仲裁裁决中的法律问题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禁止扣租条款的效力在未来必将继续被世界范围内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反复研究和争辩。

1 The “*Anna Dorothea*” [2023] EWHC 105 (Comm)

2 “*No charterers deductions form hire unless same properly substantiated and Owners’ approval is taken first...*”

3 London Arbitration 7/19

4 “*Should the vessel be arrested during the currency of this Charter at the suit of any person (including the Charterers) having or purporting to have a claim against or any interest in the vessel, except that ... except in cases where the resulting delay is directly caused by any late response by the Owners / Owners’ PANDI or claims incurred due to irregularity of Bills of Lading issued under Charterers’ Letter of Indemnity and unless ..., hire under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not be payable in respect of any period whilst the vessel remains under arrest and ... in respect of any period during which by virtu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lause no hire is payable...*”

5 The “*Kostas Melas*” [1981] 1 Lloyd’s Rep 18 (HC)

6 “*the payment of hire shall cease*”, “*the hire shall be suspended*”以及“*hire under this Charterparty shall not be payable*”

7 The “*Lutetian*” [1982] 2 Lloyd’s Rep

8 The “*Nanfri*” [1978] 2 Lloyd’s Rep 132

9 该先例中的禁止扣租条款的标题是“租金支付”，并使用了“虽有不同约定（*notwithstanding*）”，以及“无论任何其它任何原因（*any other cause whatsoever*）”的表述。

多合同仲裁的最新规则

李露

随着现代商事交易的发展，多个参与方的加入以及日趋复杂的交易结构，多个合同合并申请仲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大都对此有原则性规定，随着多合同仲裁数量的增加，仲裁机构开始对多合同仲裁的规则进行细化，以减少程序瑕疵，促进多合同仲裁高效进行。

主要仲裁机构关于多合同仲裁的规定如下：

仲裁机构	多合同仲裁规则
国际商会仲裁院 (2021 版仲裁规则)	第 9 条 多份合同 根据第 6 条第 3 款至第 6 条第 7 款和第 23 条第 4 款的规定，由一份以上合同引起或与之相关的请求可以在单次仲裁中一并提出，无论此类请求是否是基于本规则下的一份或多份仲裁协议。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2018 版仲裁规则)	第 29 条 多份合同下启动单个仲裁 源于或涉及多于一份的合同的请求可在单个仲裁中提出，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 导致仲裁的各协议涉及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且 b. 请求救济的权利均涉及或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相关联的交易；且 c. 请求所依据的各仲裁协议彼此兼容。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24 版仲裁规则)	第十四条 多合同仲裁及仲裁中追加合同 (一) 申请人就多个合同项下的争议可在单个仲裁案件中合并提出仲裁申请，但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 多个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个合同所涉当事人相同且法律关系性质相同，或多个合同所涉标的具有牵连关系； 2. 多个合同所涉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 3. 多个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相容。 (二) 同时符合上述第（一）款 1、2、3 项规定情形的，申请人可在仲裁程序中申请追加合同，但上述申请过迟影响仲裁程序正常进行的，可决定不予追加合同。 (三) 上述第（一）（二）款程序事项，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决定。在仲裁庭组成后提出追加合同申请的，由仲裁庭决定。
北京仲裁委员会	第八条 多份合同合并申请

(2022 版仲裁规则)	<p>(一) 在满足以下各项条件时,当事人可以就多份合同项下的争议在同一案件中合并申请仲裁:</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多份合同的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相容。 2. 多份合同存在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份合同存在相同当事人且仲裁标的为同一种类或有关联。 <p>(二) 当事人就多份合同合并申请仲裁的,由本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同意。本会同意后,其他当事人对多份合同合并申请仲裁提出异议的,由仲裁庭作出决定。</p>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2024 版仲裁规则)	<p>第十五条 多份合同合并申请仲裁</p> <p>(一) 多份合同的仲裁协议都约定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且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者相容的,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可以在同一仲裁中,对多份合同下的其他当事人一并提出仲裁申请;是否同意,在仲裁庭组成前由秘书处决定,仲裁庭组成后由仲裁庭决定:</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多份合同因同一交易或者同一系列交易产生; 2. 多份合同存在主从合同关系或者仲裁标的为同一种类或者有关联; 3.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 <p>(二) 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合并仲裁申请后,被申请人要求将多份合同分开审理的,应当在本规则规定的答辩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是否同意由秘书处决定。</p>

归纳上述规则,有如下要点:


➤ 多合同仲裁的核心特征

针对多个合同申请单一仲裁,其核心是合同为一个以上,并且具体的仲裁请求也是基于一个以上的合同做出的。例如,贷款合同纠纷中,合同有贷款协议、保证协议以及抵押协议,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要求债务人归还借款、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要求处置抵押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多合同仲裁。

与此相对应,虽然是一系列合同形成的复杂交易安排,但仲裁请求仅仅基于一个合同提出,这仍然属于单一合同仲裁,而不是多合同仲裁。此外,如果当事人相同,但争议系源于多个相同的交易和协议,而交易之间没有关联性,例如多份不同项目的采购合同。那么,申请人虽然也可以一并申请仲裁,但仍然属于多个单一合同的合并仲裁,或者仲裁委可视情况决定分别受理、合并审理。均不属于多合同仲裁。

➤ 多合同申请单一仲裁的其他要求

综合前述规则的共性,申请仲裁的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这是多合同仲裁的核心要素。在具备该核心要素的前提下,各仲裁机构对于其他合同条件的要求略有区别:

- 
- 国际商会仲裁院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规则要求满足核心要素即可（虽然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规则还要求具有“导致仲裁的各协议涉及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但实际上，若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那么大概率可以得出“协议涉及共同法律或事实问题”的结论）；
 - 贸仲和北仲的要求更高，2024 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还要求“多个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个合同所涉当事人相同且法律关系性质相同，或多个合同所涉标的具有牵连关系”，换言之，不仅要求仲裁请求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各项仲裁请求之间还应当具有牵连关系。北仲规则也相类似；
 - 上国仲则更为宽松，在前述两个条件中满足一个即可。

➤ 多合同中的仲裁协议需要相同或者相容

除多个合同内容的关联性外，各个合同的仲裁协议需相同或相容，也是多合同仲裁的基本条件。相同很好理解，相容主要指仲裁协议之间没有冲突。例如，一个合同约定适用贸仲规则，一个合同约定适用贸仲规则，在北京开庭。这两个仲裁协议就是相容的。但是，如果前一个合同约定上海开庭，则不相容。

➤ 多合同仲裁的程序要求

对于多合同仲裁的处理程序，境内仲裁机构大多规定了申请人对多份合同合并申请仲裁，分别由仲裁委或仲裁庭作出决定的程序性内容，同时规定了被申请人的异议权。

美国《统一调解法案》概述

李岚、刘健仪

一、背景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致的调解法律框架，美国统一法律委员会（Uniform Law Commission）和美国律师协会争议解决部（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Section）联合起草了《统一调解法案》（Uniform Mediation Act），该法案代表了调解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旨在提供特权、尊重调解沟通的保密性，为调解提供一致的法律规定并促进各州之间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目前包括乔治亚州（2021 年）、夏威夷州（2013 年）、爱达荷州（2008 年）、南达科他州（2007 年）、哥伦比亚特区（2006 年）、犹他州（2006 年）、佛蒙特州（2006 年）、爱荷华州（2005 年）、新泽西州（2005 年）、俄亥俄州（2005 年）、华盛顿州（2005 年）、伊利诺伊州（2003 年）、内布拉斯加州（2003 年）在内的 13 个州已通过了该法案。

二、适用范围及内容

《统一调解法案》对调解的涵盖范围很广，几乎普遍适用于所有调解。《统一调解法案》第 3(a) 节规定该法案适用于三种类型的调解。包括：（1）公开提交的调解（publicly referred mediations），涵盖了政府机构或仲裁员要求调解方进行调解或转介调解的情况；第 3(a)(2) 条则通过允许调解当事人和调解员通过在记录中明确“同意调解”以适用该法案，并在其中表明调解当事人和调解员期望调解内容享有免于披露的特权。第 3(a)(3) 条重点关注提供调解服务的个人和组织，规定当调解由一名公开宣称自己是调解人的人进行时，该法案适用。另一方面，第 3(b) 条对该法的适用范围规定了一系列特定排除，明确该法不适用于集体谈判纠纷、司法和解会议、当事人均为学生、青少年拘留所或庇护所开展的调解情形等。

《统一调解法案》的主要关注点是调解程序的保密性。该法案通过特权结构（the mediation privilege structure）对调解内容进行保护。根据该法案的规定，调解过程中的讨论内容（mediation communications）受到机密保护，并且在后续的法律程序中不得用作证据。这意味着调解参与者可以就争议进行开放、坦诚的讨论，而无需担心这些内容会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被用来对付自己。在立法过程中，起草者考虑了调解保密的其他几种方法，最终决定使用特权结构，类似的特权结构还见于律师与委托人关系中（attorney-client relationships）。具体应用方面，调解当事人、调解员、第三方参与人都拥有调解特权。调解当事人拥有最大的阻止权，可以阻止提供调解中任何人（包括另一方当事人、调解员和第三方参与者）提供有关调解内容的证词或其他证据。调解员、第三方参与者可拒绝提供本人有关调解内容的证词或其他证据。通过这种特权结构，可以鼓励调解当事人、调解员、专家和其他可能掌握有助于案件解决的信息的人坦诚参与调解沟通。

第 5 节规定特权的放弃。调解当事人、调解员、第三方参与者想要作证或提供证据，都需要获得所有调解当事人（包括对方当事人）对特权的放弃。根据目前的规定，弃权必须是明确的，可以通过书面或电子记录记录下来，或者在特定类型的诉讼中以口头方式作出。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有些信息被无意间公开而仍受特权保护不得被作为证据使用（如一方可能在审判



过程中无意说出不利的信息，但事后又利用特权阻止披露这些信息），因此第 5(b) 条规定排除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主动披露信息导致另一方受损害的情况下仍主张适用特权，这通常不会构成对所有调解内容特权的放弃，仅构成对主题事项相关的那部分内容的特权的放弃。第 5(c) 条排除对正在进行或未来实施犯罪有关的调解内容适用特权，但仅限于当事人通过或试图通过调解进一步实施犯罪的情形，不包括在调解中提及犯罪的内容。

第 6 节规定特权适用情形的排他性例外，包括协议记录（written agreement evidenced by a record signed by all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依法公开的会议和记录、公开调解如电视调解、威胁身体伤害或实施暴力犯罪的言论、用于计划或实施犯罪的内容、调解员或一方当事人或当事人代表专业不当行为或渎职的证据、虐待或忽视儿童的证据等。

第 7 节“禁止调解员报告”，规定调解员禁止与法官、行政机关或其他可能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调解争议作出裁决的机关提交报告、评估等内容。第 4-6 节授予的特权确保了当事人对调解内容保密性的期望，以防止后续法律程序中的披露。然而，特权的規定本身无法阻止调解内容在诉讼程序之外披露，例如向家庭成员、朋友、商业伙伴和公众披露。因此，第 8 节重点规范此类披露，规定“除非调解是持续公开进行的或根据法律要求对公众公开进行的，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一致同意的范围内和本州其他法律和规则规定的情形下具有保密性”。

第 9 节要求调解员利益冲突的披露，要求调解员披露正常人认为的可能影响其公正性的事实，包括调解结果中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与调解当事人或可预见的调解参与者的现有或过去的关系。对调解员道德义务的要求类似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中立方，如仲裁员。该条的目的并非强制要求调解员进行调查，而是提醒双方注意调解员对争议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利益冲突，从而保证当事人在决定调解员的时候拥有足够充分的信息。

第 10 节允许“受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和其他个人可以参加或陪同当事人参加调解”。这是为了保护较为弱势的调解当事人可以在缺乏其他程序保护的情况下，律师参与调解以帮助缓解权力失衡。

第 11 节规定了国际商事调解。国际商事调解受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的《示范法》的规制，同时，国际商事调解当事人还默示适用《统一调解法》的特权保护。由于《统一调解法》的特权保护比《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的证据排除范围更广泛，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以书面形式写明排除《统一调解法》特权的規定。此外，当事人还可以约定排除适用《示范法》，而适用《统一调解法》。

三、影响

综上所述，《统一调解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对调解程序的正式认可和规范化，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可预见、更一致的法律框架，以促进和保护调解过程的保密性，维护当事人的自决性。通过特权结构和明确、统一的规定，调解参与者可以更加放心地参与调解，开展坦诚的讨论，而无需担心其在后续法律程序中的泄露或使用。同时，法案也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自决权，允许他们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自主决定调解内容的保密程度，展现了法律框架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州加入并采纳这一法案，《统一调解法案》将继续在美国各地推动着调解制度的发展，为当事人提供更加高效、低成本和隐私保护的争端解决途径。

《IBA 利益冲突指引》修订一览及中国实践

黎鑫、王雪阳

在商业仲裁中，确保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实现公平裁决的关键。2004 年发布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简称《IBA 利益冲突指引》）为维护仲裁员的公正和独立提供了指导，被视为国际仲裁界的“软法”标准。2014 年的更新使得《IBA 利益冲突指引》成为解决仲裁中的信息披露和利益冲突问题最广泛采用的软法规范。到了 2024 年 2 月，国际律师协会又对该指引进行了修订，并发布了最新版《IBA 利益冲突指引》。这一版详细列出了可能引起对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质疑的各种情形。本文旨在介绍 2024 年版《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更新内容，并分析其在中国实践的状况，为读者提供参考。

一、《IBA 利益冲突指引》体系简介

《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结构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准则（General Standards），包含仲裁员应当遵守的七个原则，以确保他们不会受到重大利益冲突的影响。第二部分为应用清单（Application Lists），应用清单举例说明并区分了以下几种情况：包括仲裁员完全不能作为（不可放弃红名单 Non-Waivable Red List）；仲裁员只有在首先披露且各方当事人明确同意指定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可放弃红名单 Waivable Red List）；仲裁员有义务披露但仍可作为，除非各方当事人及时提出异议（橙名单 Orange List）；以及无需披露（绿名单 Green List）。¹

根据《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介绍部分所述，这些指引被设计为适用于国际商业仲裁和投资仲裁，包括法律和非法律背景的仲裁员。随着投资仲裁领域的实践不断发展，这些指引的应用范围也相应扩大。该《IBA 利益冲突指引》自 2004 年发布以来，于 2014 年经历第一次修订，又于 2024 年进行第二次修改。在 2024 年的最新修订中，虽然更改较小，但它们对于处理仲裁员应避免的冲突等敏感和高度争议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澄清，并更新了标准，以适应国际差异和期望。此外，这次修订还对诸如第三方资助等新兴议题进行了现代化的处理。


二、《IBA 利益冲突指引》（2024）主要修订内容探讨

（一）一般准则的主要变化

1. 一般准则 2（利益冲突）

2024 年的《IBA 利益冲突指引》重申了其前版中的观点，即在判断一个仲裁员是否应被取消资格时，应采用客观的测试标准。具体而言，如同 2014 年 IBA 指引所述，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阐明，应使用一种“理性的第三方”测试，评估一个“了解相关事实与环境的理性第三方”² 是否会因潜在的冲突而对仲裁员的偏见或独立性产生“合理的疑虑”。³

为了更清晰地界定在此客观测试中所应用的“合理疑虑”概念，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对一般准则 2 的解释部分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指出，当与不可放弃的红名单中列举的事



实或情况相关的合理疑虑存在时，仲裁员“应当拒绝该指派或拒绝继续担任仲裁员”，无论是在仲裁程序开始时还是在过程中。然而，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还明确指出，如果对于可放弃的红名单中所描述的事实或情况存在合理疑虑，仲裁员应根据一般准则 3（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说明）进行披露，以便让当事人有机会放弃对潜在冲突的关注。⁴

2. 一般准则 3（披露）

仲裁员的披露义务是国际仲裁界经常讨论的话题。最近的争论主要包括披露应该基于客观测试还是主观测试的问题，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中名为“仲裁员的披露”的一般准则 3 所纳入的一些修订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清晰度。

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确认，仲裁员的披露责任受主观测试的约束，这一测试考虑的是“在当事人看来”，事实或情况是否“引起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的疑问”。换句话说，他们对事实和情况的评估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⁵

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通过修订说明，仲裁员决定是否应披露某些事实或情况时的依据是“一般准则 7(d)（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说明）进行调查的责任”，并且“仲裁员应考虑仲裁员所知的所有事实和情况”。如果出现了仲裁员应进行披露，但由于职业保密规则或其他实践或行为规则而无法披露的情形，那么仲裁员应当拒绝接受任命或辞职。这已从应用清单提升至一般准则 2(e)。⁶

此外，尽管仲裁员的披露责任受主观测试的约束，但 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指出，对于某些情形，如绿名单中所列出的，从一般准则 2 下的客观视角来看，因为不存在利益冲突的表象或实际情况，所以不可能在当事人眼中引起疑虑，则这些情形无需披露。⁷

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同样确认，“未披露某些可能在当事人眼中引起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的疑问的事实和情况，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利益冲突，或应该导致取消资格”。

⁸

3. 一般准则 4（豁免）

一般准则 4 是关于“当事人的豁免”的内容，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扩大了视为当事人豁免利益冲突的情况，及关于任何当事人通过“合理查询”（reasonable enquiry）本可以发现的事实或情况，或推定知悉（presumption of knowledge）的事实。因此，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鼓励当事人对潜在的或当前任职的仲裁员的潜在利益冲突进行调查，并使自己了解情况。⁹

4. 一般准则 6（关系）

一般准则 6 是关于“关系”的内容，其着眼于哪些关系可能构成利益冲突或需要披露。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认为，想要以通用性的规则来确定这个问题是不适当的，而是必须根据个案考虑每种关系的具体情况以及与争议主题的相关性来确定。

对此，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进行了多项澄清，包括更一般性地将仲裁员的雇主（而非仅限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包括进去，即仲裁员不仅被认为具有其律师事务所的身份，

而且还具有其雇主的身分。这承认了许多仲裁员可能不是为律师事务所工作，而是可能是公司的雇员的情况。¹⁰

一般准则 6 的解释还提供了评估仲裁员与律师事务所关联性的标准，确认“不同律师事务所之间合作和/或分享利润的结构，可作为认定仲裁员具有其他事务所身份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为评估仲裁员与其他法律实体或个人的区别性，建立了一个“控制影响”（controlling influence）的标准。虽然在 201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一般准则 6 的解释中先前提到了第三方资助者和保险公司，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进行了修订以确立当第三方资助者或保险公司对当事人或对程序的进行（包括仲裁员的选择）行使“控制影响”时，可以视为与当事人具有相同身份，以评估仲裁员的独立性。

根据一般准则 6 的解释，“控制影响”测试也适用于母公司与子公司、自然人与密切持有公司以及国家及其各自的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确认他们是否会被视为具有同一方的身份。就国家而言，尽管明确保障了逐案评估的需要，但解释倾向于仲裁员披露任何“与诸如地区或地方当局、自治机构或国有实体等主体的关系，不论它们是属于国家组织的一部分还是具有私人地位，反之亦然。”¹¹

5. 一般准则 7（当事人和仲裁员的责任）

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对一般准则 7 “当事人和仲裁员的责任”进行了修改，明确扩大了当事人向仲裁员、其他当事人以及仲裁机构或其他任命权力机构（如果有的话）告知仲裁员与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对争议有其他利益的其他当事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义务。


此调整明确提及当事人有义务告知的内容包括：(i) 对当事人在仲裁中有控制影响的实体；¹² (iii) 一方对其有主要控制影响的个人或实体；¹³ 以及 (iii) 当事人认为仲裁员在根据一般准则 3 进行披露时应当考虑的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¹⁴ 根据一般准则 7 的解释，提供的信息应该附有关于这些人员和实体与争议关系的解释。一般准则 7 的解释还新增了一个义务，即披露提供咨询但未在仲裁中出现的律师的身份。

（二）应用清单的主要变化

202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第二部分包含了应用清单，该清单列出了当事人和仲裁员面对潜在利益冲突时可能会考虑的问题，并将它们分为三个类别：绿名单、橙名单和红名单（即所谓的“交通灯”系统）。

就实践指南的“交通灯”系统而言，红名单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绿名单同样基本保持不变，但更新了包括仲裁员在当前程序中听取同一专家在不同事项上的专家证词的参考。橙名单发生了最多的变化，包括以下修改：

第 3.1.6 节新增了在过去三年内，作为一方或关联方在无关事项中的当前或前任专家的仲裁员任命。第 3.2.9 节新增了在过去三年内，由相同律师或相同律师事务所超过三次任命为专家的仲裁员。第 3.2.10 节新增了在过去三年内，由相同律师或相同律师事务所超过三次协助模拟审判或听证准备的仲裁员。第 3.2.12 节和 3.2.13 节分别新增了仲裁员与律师，以及仲裁员与其他仲裁员在不同程序中的共同服务。第 3.3.6 节新增了在仲裁程序中出现的专家，为另一事



项服务，其中仲裁员担任律师。第 3.4.2 节新增了仲裁员通过社交媒体或在线专业网络平台公开主张对案件的立场的情况。第 3.4.3 节被修改，以限制当仲裁员在管理机构或任命权力机构担任职务时可能引发潜在冲突的情况。2024 年 IBA 指南澄清，要使情况列入橙名单，仲裁员必须担任执行或其他决策职位，并且在该角色中参与了与仲裁相关的决策。因此，那些在管理机构或任命权力机构担任非执行职位或未参与与仲裁相关决策的仲裁员不在此节范围内。

三、《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中国实践

如前所述，《IBA 利益冲突指引》属于国际仲裁领域的“软法”，其详细说明了通常会被认为会对仲裁员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质疑的情况。我们通过检索案例，旨在摸索我国司法实践中对《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适用情况。

（一）（2013）二中民特字第 12593 号¹⁵

在该案件中，被申请人争议的焦点之一是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未披露与申请人的潜在关联关系。本案的仲裁规则要求仲裁员应及时公开可能影响其公正性或中立性的所有事实。被申请人发现，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与申请人存在潜在的关联，包括仲裁员担任的公司与申请人有财务往来以及与申请人仲裁代理人的私人关系。被申请人因此要求该仲裁员回避，并指出仲裁员故意未披露这些信息，违反了仲裁规则的披露要求。

被申请人进一步引用 200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来支持其观点，指出仲裁员应披露的多个具体情形，具体有：“3.1.1 仲裁员在过去的三年内，曾担任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的法律顾问，或曾就不相关事宜为其指定方当事人或指定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提供过咨询或曾被咨询，但仲裁员与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关联公司没有正在持续的关系……3.3.6 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的法律顾问之间存在密切的私人朋友关系……3.4.2 仲裁员在过去的三年中曾以专业身份（例如前雇员或前合伙人）与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5.4 仲裁员是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的经理、董事、监事或具有类似控制影响，但该关联公司没有直接参涉仲裁中的争议事项。”被申请人据此认为仲裁员故意隐瞒这些情形属于必须披露的情形，这种故意隐瞒构成了人民法院不应承认仲裁裁决的理由。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时，首先明确了《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适用性。法院认为，本案需按照《1958 年纽约公约》（“《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并未直接引用《IBA 利益冲突指引》为判断的法律依据。尽管《IBA 利益冲突指引》为国际仲裁实践提供了关于利益冲突的指导，但在本案中，法院主要关注的是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执行情形。

法院指出，被申请人主张的仲裁员未披露的情况，需要根据本案仲裁规则及《纽约公约》的规定来审查，而不是单独依据《IBA 利益冲突指引》。法院审查发现，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已签署了中立性及独立性声明，符合本案仲裁规则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被申请人关于仲裁员未履行披露义务的指控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综上，可以看出，早期中国的司法实践并未接受《IBA 利益冲突指引》作为国际仲裁“软法”的指导地位，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和判断时，依旧主要依据《纽约公约》和当事人选定的仲裁规则等。

（二）（2016）苏 02 协外认 1 号¹⁶

本案中，Bright Morning Limited 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2011 年第 130 号（ARB130/11/MJL）仲裁裁决，被申请人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认为仲裁员违反了《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相关规定。法院在事实查明的部分详细列举了《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相关规定，但在认定《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适用性时认定：“乐祺集团公司还主张上述两仲裁员违反《冲突指引》规定的披露义务，且不论两仲裁员是否确实有《冲突指引》规定必须披露的情形，但是《冲突指引》并非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且违反《冲突指引》也不必然违反《仲裁规则》；最后，乐祺集团公司向本院提出的仲裁庭违反仲裁规则的各种情形，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全部向仲裁庭提出异议，新加坡仲裁中心已经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了审查，在要求 BM 公司进行回复后，最终作出了仲裁庭组成的决定。综上，乐祺集团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由此可见，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仍然是关注《仲裁规则》的内容，因《IBA 利益冲突指引》并非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不予适用。

（三）（2016）京 02 民特 240 号¹⁷

本案中，申请人广州厚德技术顾问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184 号裁决，其理由为其有合理理由怀疑仲裁员陶景洲和被申请人上海电气阿尔斯通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将影响仲裁的公正性。

其中，申请人援引了 2014 年《IBA 利益冲突指引》对一般标准 3 的解释（c）来支撑其观点，然而，法院在认定时仅考虑了《仲裁法》《仲裁员行为考察规定》等法律规范，而未对《IBA 利益冲突指引》进行说理。

（四）（2021）京 04 民特 726 号¹⁸

本案中，申请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援引了《IBA 利益冲突指引》一般准则第 3 条的规定，认为独任仲裁员延期提交裁决时间，在裁决作出期间未披露与被申请人山特维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律师之间的私人朋友关系。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IBA 利益冲突指引》系国际仲裁中有关仲裁员披露事宜的指引，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常被仲裁机构在判断仲裁员利益冲突问题时作为重要参照，是国际仲裁中有名的‘软法’之一。……双方当事人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与答辩中，均引用了《IBA 利益冲突指引》，说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参照《IBA 利益冲突指引》的规定来判断本案中仲裁员是否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IBA 利益冲突指引》第二部分‘一般标准的实际适用’第 4.3.4 条规定，‘仲裁员与另一名仲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法律顾问一起作为一个或多个会议的演讲者、主持者和组织者，或参加学术研讨会或专业、社会、慈善机构的工作小组’，上述规定即为《IBA 利益冲突指引》项下的绿色清单事项，属于仲裁员无需披露的事项范围。因此，独任仲裁员与山特维克公司的仲裁代理人曾参与同一会议、研讨会或讲座，系《IBA 利益冲突指引》中的绿色清单范围内的事项，并不属于涉案独任仲裁员需要披露的事项范围。”

由此可见，（2021）京 04 民特 726 号作为我国首个认可明确《IBA 利益冲突指引》适用性的案例，其指出虽然《IBA 利益冲突指引》不具有强制性，但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且考虑到

双方均认可，因此运用《IBA 利益冲突指引》分析了仲裁员是否需要披露的问题。

四、结语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准确把握仲裁员的利益冲突问题至关重要，《IBA 利益冲突指引》深入分析了不同国家对于当事人及仲裁员利益冲突问题的识别和处理方法，通过将具体情形分类为红色、橙色以及绿色清单，为仲裁员和当事人提供了具有操作性和指导价值的参考。值此《IBA 利益冲突指引》迎来最新修改之际，学习《IBA 利益冲突指引》可以明确国际社会对仲裁员利益冲突相关问题的最新动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京 04 民特 726 号案件的裁定中，首次明确了国际仲裁领域的软法在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标志着中国法律实践在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的积极尝试。这一进展不仅展现了中国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规范的开放态度，也预示着国际软法在未来可能为中国的法律实践带来更多正面的影响。

1 Umang Bhat Nair, *The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Time for a Relook?*,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Mar. 29, 2023).

2 2024 IBA Guidelines, 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2(b).

3 2024 IBA Guidelines, 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2(b).

4 2024 IBA Guidelines, 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2(c).

5 2024 IBA Guidelines, Introduction ¶ 2 and General Standard 3(a).

6 2024 IBA Guidelines, General Standard 3(a).

7 2024 IBA Guidelines, 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3(c).

8 2024 IBA Guidelines, General Standard 3(g).

9 2024 Guidelines, General Standard 4(a).

10 2024 Guidelines, 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6(a).

11 2024 Guidelines, 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6(c).

12 2024 Guidelines, General Standard 7(a)(i).

13 2024 Guidelines, General Standard 7(a)(i).

14 2024 Guidelines, General Standard 7(a)(i).

15 见（2013）二中民特字第 12593 号丸万株式会社与北京德霖高尔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审民事裁定书。

16 见（2016）苏 02 协外认 1 号 Bright Morning Limited 申请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民事裁定书。

17 见（2016）京 02 民特 240 号广州厚德技术顾问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阿尔斯通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审民事裁定书。

18 见（2021）京 04 民特 726 号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民事裁定书。

本期部分作者



易旸（大连）

+86 411 8442 6666-8005
yiyang@jtn.com



任帅（上海）

+86 21 3886 2271
renshuai@jtn.com



南洋（大连）

+86 411 8442 6666-8053
nanyang@jtn.com



李露（成都）

+86 28 8324 7123
lilu@jtn.com



李岚（深圳）

+86 755 2348 2627
lilan@jtn.com



王雪阳（深圳）

+86 755 2223 5518
wangxueyang@jtn.com



左天羽（北京）

+86 10 5706 8458
zuotianyu@jtn.com



郭帅（北京）

+86 10 5706 8293
guoshuai@jtn.com



李佳蓉（北京）

+86 10 5706 8371
lijiarong@jtn.com



JT&N 金诚同达

www.jtn.com